

山 风 水 韵

张守金



张守金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张守金 著

山风水韵

张守金 题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风水韵/张守金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7

ISBN 7-5013-1430-6

I. 山… I. 张…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2185 号

书名 山风水韵

著者 张 守 金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兰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开

印张 4.5

字数 101(千字)

版次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书号 ISBN 7-5013-1430-6/I·126

定价 10.50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美好心灵坦诚之歌。伟大的鲁迅先生在涉及诗歌源由时说：“因劳动时……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正是如此！《山风水韵》有实感而触发胸意，顺口成章而无暇调侃游戏。每篇诗都紧偎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紧贴在祖国的土地上，爱心专注于作者热爱的职业中，它们体验着八方风云，感受着世间人情，触发哲理般的思绪，能像流水般地奔泻出来，形成一团团高尚的精神文明的花簇。而在我们面前站立起来的是我国现代优秀建设者的形象：敦厚、执著、敬业、追求、歌颂、呐喊……应当说，这里活跃着前驱者奋斗的灵魂！你看作者站在大山之下，涧水之旁，夜赶故乡小道，晨迎韶山伟人故居……背后奏响着镰刀斧头和五星红旗飘扬的乐声……

这里还表现出一位水利劳动者对诗歌的追求、创造、攀登。诗集分自律自勉篇、沉思悼悟篇、时代赞颂篇、风物随感篇、山水寄情篇、工作体验篇。每篇里，作者都投入了对美的深深探求和实践的身影，尽管艺术上的成败得失程度不同，但爱好诗歌的朋友总会开卷有益。



心聲
 出身山澹澹，心有
 名為寄金全不守
 机緣流水水識我
 不隨波流流歌喉
 詠歌澹意意不改
 贊美正氣氣概當
 人生沉思思國泰
 山水寄情情難收

張宇金書
 九九夏

作者简介

张守金,1951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1975年7月毕业于山东工学院电机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在台儿庄区水利局工作18年,其间从事排灌机电检修安装工作10年,任职局长8年,现任枣庄市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近十几年来在工作中,曾先后7次被省、市、区评为先进工作者,获4次技术革新、科技论文及科技推广一、二、三等奖;1994年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的中篇小说《接闺女》,获中国首届水利艺术节西北片优秀水利文学奖。现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员。



作者与著名作家、诗人贺敬之1996年秋留影

笔诚含诗意
人挚吐心声

贺守金同志诗集
「山风水韵」出版

何火任



何火任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以心為本
以水為宗
游弋山水
謠馬汗青

鄭濟如
96.12.19.

生活
是诗的源泉
勤奋
乃成功之路

杜学平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序《山风水韵》

徐非光

好久之前，山东枣庄市作家张登宽同志就把业余诗作者张守金同志的一本诗稿：《山风水韵》，交到我的手中，嘱我为之写一篇序言。可是，我却迟迟未能交上这个卷。这不能不一直使我感到深深的歉疚和不安。

我之迟迟未能动笔，当然决不是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不是没有把这部作品放在眼里。更不是自己要拿什么“架子”。我并不乏“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真实“份量”。从来并未狂妄地以“名人”、“大家”自居。更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诗歌领域的“行家里手”。我即使为之写一篇序言，也是决不会为他的诗作增加任何份量的。何况，对于一位从事物质领域创造活动的业余诗人这部长期艰苦劳动的精神成果，我从内心一直是怀着深深的敬意的。

说句实在话，我是不敢对一本严肃的诗作者的作品轻下判断、妄作评论，不自量力地对其说三道四。简单的原因，就是我本身并不懂诗。虽然曾经写过一点文艺或社会、思想方面的评论的文章，对于诗歌领域却极少涉猎。几年前我虽曾应约勉为其难为我所尊敬的杨柄同志的一本关于诗歌问题的著作写

过一篇序言，那也不过是一篇“借题发挥”的文字而已。我没有资格论诗。当然，我也不愿意因为盛情难却的人情，写一点应景式的、言之无物、无关痛痒的文字。那样作，是不负责任的。于人于己也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总之，拿到这本诗稿，我不知我应当写点什么为好，拿不定主意。这才是我迟迟未敢动笔的真正原由。

可是，在反复拜读了这本诗稿之后，我却得到许多联想和启发，引发出了一些感想或感慨，也就不免萌生了拿起笔来，冒昧地却又是认真地写点什么的想法。

关于这些诗，艺术上的成败、得失，还是留给诗歌的专家们去评判吧！在这里还是说一点我读过这本诗稿的读后感吧！

诗稿的作者张守金同志，是一个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基层干部。因为搞水利而涉足诗坛，这恐怕是并不偶然的吧！

水，是人类生存和延续的生命线。大江、大河、大海、大湖，又往往是产生诗歌想象的重要源泉和几乎所有历来的重要诗人描绘和抒发情怀不可缺少的对象。中国的大部分传统词牌，象“水调歌头”、“西江月”、“浣溪沙”、“临江仙”、“满江红”、“浪淘沙”、“渔家傲”、“忆江南”、“蓦山溪”、“水龙吟”、“摸鱼儿”、“望海潮”，以至“河传”、“南浦”，……不就都是与江、海、河、湖有着直接关系吗？至于自古至今，历代诗人借助江、河、湖、海以抒发情怀之作，那就更是举不胜举了。从“大江东去”、“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江春水向东流”、“水流无限似侬愁”，“抽刀断水水更流”、“零丁洋上叹零丁”，到“漏船载酒泛中流”、“秦皇岛外打鱼船”、“万里长江横渡”、“百万雄师过大江”、“高峡出平湖”，……以至于可以说，没有了水，没有了江、河、湖、海，

也就没有了诗，失去了诗的想象。

选择搞水利建设为自己的专业，这就注定了要毕生和祖国的大地、名山、大川、河流打交道。整年累月地涉足自己祖国和家乡的山山水水，恐怕也就成了作者涉足诗坛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水，把他和自己的人民、和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物质生活的进步联系起来。水，又把他和诗歌联系起来，和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密切地联系起来。

作者把自己的诗集名为《山风水韵》（在这之前又曾打算命名为《山魂水魄》），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吗？

然而，仅仅是同大自然的江河湖海打交道，尚不足以完全解释作者涉足诗歌创作的全部或主要原因。否则，搞水利和终生与水打交道的人不就统统成了诗人了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显然，作者和所有借助水来抒发自己诗情的历代诗人们一样，并不是就水歌水，而是通过改天换地、跋山涉水的斗争，借助大自然的江河湖海的雄伟气魄、沧桑变化和诗情画意，来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发一个人的情感、抱负、理想、操守和追求。这就是说，它反映了作者，在追求物质建设领域为国家、人民服务的成就的同时，还有着一种极为可贵的精神方面的寄托和追求，即对历史、人生价值、生活态度，对怎样做人，对自己精神上的完善的探索、思考和选择……。

与其说，这诗情来自与祖国的山山水水的联系，倒不如说，更多地是来自他与自己的祖国、民族，特别是与生养、哺育了自己的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和深厚感情……。

如果说，一个专业的诗人，写诗主要是为他的读者看的

话,那么,张守金同志作为业余诗人的作诗,似乎更多是抒发、记录自己的情感变化和生活感受,也就是说,主要是为自己看的。他的诗稿的编排,是从“自勉自律”、“沉思禅悟”开篇,是并不偶然的。前者往往要经过精心雕琢,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以便打动、感染、征服自己的读者。而后者,在这方面似乎就没有那么着力经营。这样,这些诗就往往不免存在着较为直白,参差不齐,精雕细琢不够的那些难免的弱点。我想,假之以时日,作者会在这方面不断有所提高的。但同时,它又不能不具有真诚、质朴的优点,而较少矫情之弊。使人读起来有一种亲切、平易之感。

这同样也不是偶然的。作者自己就对此作了最好的表述:

“我是山民的后裔
我是布衣的子弟
我是新中国的幸运儿

.....

从山草和野菜里
我吸取了成长的营养
在山石和荆柯中
我获得坚韧不拔的意志
飘扬的五星红旗
鼓舞着我的爱国情操
党的信念与宗旨
浇灌着我事业立本的心地
工作中的风雨磨炼
使得我丰富了人生价值

.....

脑海中那始终抹不掉的
山石和荆柯呵
不允许我屈从媚俗
而丧失气度
心目中永远铭记的
斧头与镰刀呵
怎能让我只追求金钱
而泯灭良知
时代为我输送着畅想
我应当去浸润那文明的绿地
……”。

这难道不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子、一个工农劳动人民的儿子、一个革命先烈的儿子、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儿子、一个社会主义的儿子、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儿子的一纸在新的历史征途上、新的现实面前，表达自己处事做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选择、追求的“宣言书”或“自白书”吗？

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些曾经被千千万万革命者，被我们善良的人民所倡导、遵循、奉行的价值选择和追求的时候，却似乎已经有了一点“隔世之感”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要学习白求恩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并且指出，“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可是，当历史推进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价值选择，不是却被宣布为“超越

历史阶段”的“乌托邦”和“左”的观念形态，而加以贬损、抛弃和拒绝吗？认同什么“大公无私”、“他人第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舍身忘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集体主义”，甚至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古训，不是都被宣布为“欺世盗名”、“硬是不让人活”的“大话”、“空话”、“假话”，而公然遭到声讨、批判、丑化、贬低和否定吗？而“一切向钱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无忘我”，“为个人主义正名、平反”，以至“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拒绝“壮烈”、“渴望堕落”、“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等等，不是都被当作“新观念”，公然加以推崇和提倡吗？在这种情况下，贪污腐败、买官鬻爵、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偷盗抢劫、杀人越货、吸毒嫖娼、狂饮豪赌、醉生梦死，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大行其道、无孔不入、肆意泛滥，就毫不令人奇怪了。对这些人来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信仰，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什么为国家、为人民、为集体，都早已抛到爪哇国里去了。它所包含的对社会价值观的消解和冲击的现实危险性，是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价值选择，就不能不显得特别难能可贵了。

一个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伟大国家和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一个肩负着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巨大历史使命的政党，不能没有灵魂；一个人的一生，当然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灵魂。

一个具有历史、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中国人，在从事物质领域伟大建设工程的同时，不忽略灵魂工程的建设，也就显得特别重要，特别难能可贵了！要想在这个灵魂工程的建设中起

到一定的作用，就需要使自己的灵魂不断健康和完善起来。

我觉得，这就是读张守金同志的诗时，可以得到的十分重要的启发！

在这个意义上，他在这本诗集中所提供的毕竟是一种积极、健康、向上，反映时代要求的精神食粮，比之于那些自命为“大家”的人所提供的那些经过精密“包装”，足以蛊惑人心，而实为精神垃圾、糟粕，甚至是“精神鸦片”的产品，不是要有价值得多吗？它也向我们证明，我们一代代革命志士和人民大众所追求、奉行、遵循、珍贵的那些美好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毕竟并没有泯灭、消失。归根到底，它也是不可能泯灭和消失的。否则人类不就真正成了“现代化”了的“禽兽”了吗？

这些诗，在艺术上也许并未达到完美程度，可是它却体现了对这些美好的、珍贵的精神的一种认同、一种追求和一种强烈的呼唤！

1997·4 于北京

（编者注：本文作者为著名文艺评论家、《中流》杂志常务副主编。）